

等身著作还天地

潘中法

中秋节那天，惊闻一代国学大师南怀瑾老师辞世，我一下子惊愕了，陷入在深深的哀思中。几个月前，南怀瑾的好友董先生告诉我南老师现在住在江苏吴江，在当地设立太湖大学堂讲学传道，并和我约定，在国庆长假期间去看望南老师，可惜，这一愿望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。

读着南老师的书，就像又见到了南老师。那是1996年年初的一个傍晚，在香港中环半山的一座公寓，我遵照南老师约定的时间，来到了他的家中。那年南老师虽近八十，然气宇轩昂，神采奕奕，耳聪目明，丰神秀逸。南老师坐在中间，四周高朋满座。有的就像我一样慕名前去的拜访者；有的是长年追随南师左右，亲聆教诲者；有的还是台湾、香港政界、商界的重要人。约莫半小时后，南老师一看已到晚饭时间，就招呼我一起共进晚餐，特地安排我坐在他的右边。席间，南老师说古论今，谈笑风生。临走时，我颤抖地从拎包里拿出我出版的的两本拙书，送到南老师手中请他批评指正。南老师拿出最新出版的四部书，签名后送给我，其中一本叫我转送给沪上一位记者朋友。

我喜欢读南老师的书。他的书告诫后辈淡泊名利，应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。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，作为自己的参考，藉以效法。他的书中多次提到，世界上的政治归纳起来就是四个字“安居乐业”，就是要使人能安居、乐业，使自己的国家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

我喜欢听南老师讲学。南老师讲课博览群书，随口引证，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令人叹为观止，非常人所能及也。那天晚上，南老师几次谈到安于平淡是最难的。古今中外，许多被后世认为是伟大的人物，在活着的时候，往往都是那么凄凉寂寞的，是生前不短见，不惟利是图的人。

南老师博古通今，博大精深，在台湾出版了他的30多部专著，一生可谓著作等身。那年春节后，我又收到了南老师托人捎来的一本近作。现在，我已收藏了南老师的著作近40部，除了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外，还有大陆几家出版社出版的。在我书斋的千余本签名书中，南老师送我的《论语别裁》是最珍贵的。《论语别裁》是根据上世纪七十年代南老师的演讲辑录的，在台湾出版时，受到狂热追捧。以后，复旦大学出版社将《论语别裁》等南怀瑾著作引进时，同样掀起“南怀瑾热”，《论语别裁》现在已发行百万册，堪称出版界的一个“神话”。

南老师为人低调、随和、谦逊。南老师在台湾有许多头衔，例如“国学大师”、“禅宗大师”、“哲学家”、“教育家”、“大居士”、“教授”、“台湾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”等。但是他最希望听“老师”这个称谓，因此叫得最响、最多的就是“南老师”了。

“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十万里。经纶三大教，出入百家言。”这是挂在南老师家的客厅里的条幅，我看就是南老师一生的真实写照。南老师出生于书香门第，自幼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，很小时就熟读诸子百家，精通拳术、剑道等功夫，对佛教、道家、易经、文学、书法、医药、天文等深有研究，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

走笔至此，我凝望着和南老师的合影，抚摸着南老师送给我的书，深深地怀念他。

中国的菜系繁多，有四大、八大之称，也有二十大之说。总之，各地的美食令人目不暇接，尝之不尽。不过，人生有两道菜，窃以为必须吃之。

第一道菜是吃苦。人的一生免不了经历很多苦境，无论你的家境多么优越，有些苦是必须尝的。比如读书，要想学有所成，悬梁刺股的精神不可缺；走上工作岗位，没有吃苦精神，不踏实工作，捧上的饭碗也是不牢靠的。

现实生活中，一些为人父母宠爱护犊，不让子女吃苦，以致子女到了而立之年也无法自立；离开了父母的照护，连谈婚论嫁都不会；更有甚者，因怕吃苦，“辞职”成了家常便饭，而父母则不以为然：“没关系，反正不用你养家糊口。”殊不知，吃苦流汗长大的孩子才不会倒。

其实，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。人人都有梦想，若要梦想成真，苦其心志也好，劳其筋骨也罢，说白了，就是让人在苦境中，磨砺出坚韧不拔的意志。正所谓吃苦耐劳，才能百折不挠。

谚语说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这里其实说的是要想在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出类拔萃、高人一筹，就必须吃得苦，且吃苦要比他人多。当然，吃了苦不一定就能成功，但不肯吃苦者，一定不会成就大业。生活中种豆得瓜的事很少见，即使有也长不了。

离市区不远的朱家角好像是块风水宝地，有特色餐厅、小资茶馆、情调客栈等，艺术工作室先后设点，近来更有实景园林版昆剧《牡丹亭》以及谭盾音乐剧《天顶上的一滴水》入驻，让这古老的水乡焕发出多姿多彩的迷人光华。

音乐剧场是一栋沿河的老房子，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水乐堂，英文翻译更加美妙——Water Heavens。从外观看，与古镇上的其他老宅没有太大区别，可一进去，竟别有洞天。跨过木质的门槛，绕过两道透明的灯墙围起的狭窄的通道，里面豁然开朗。老房子显然经过精心改造，内部非常宽敞，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排座位，剩下的空间都是舞台。然而，舞台与观众席并没有严格的分隔，因为坐在第一排的

相敬如宾，十分恩爱。然而他们的婚姻遭到陆游母亲的反对，陆母要求儿子“以功名为重”，不许留恋儿女之情，甚至到了逼迫小夫妻离婚的地步。分手时，唐婉送陆游一盆秋海棠。陆问她是什么花，答曰：“断肠红！”陆曰：“应称相思红。”陆因外出，托唐婉照看秋海棠。这一去竟然十余年，当陆游重返绍兴沈园时，见一盆秋海棠，园丁告知这是相思花，是赵家少奶奶关照他好生护养的（其时唐婉已被迫嫁与赵士程）。

陆游感慨万千，后又遇唐婉和赵士程来园，被棒打鸳鸯的陆游和唐婉竟难以互诉衷肠，相对无言。

须臾，唐婉差人送来一壶酒；陆游凄然独饮，深感秋海棠不仅是相思花，更是断肠花，挥泪在墙上题词《钗头凤》。唐婉读后含泪和一词《钗头凤》，悲凄的唱和成为千古绝作；而秋海棠则是他们在封建势力下的忠贞爱情之见证。75岁时的陆游再返沈园，恋人早已作故，也寻不见秋海棠……



和婉 陆游

秋风秋雨秋海棠

陈钰鹏

带气候，较适合潮湿一点的土壤，但她并不娇气，容易莳养；因叶多汁多肉，能耐暂时的干旱。秋海棠的最大优点是花叶均为观赏对象，花色为红色、白色、粉色，叶子同样色彩丰富、形状多样，有的叶子正面对为绿色，反面对为红色，有的叶子犹如象耳。秋海棠在中国常作为花坛、阶沿植物或室内观赏花卉；欧洲人很喜欢用秋海棠点缀阳台，很多人喜欢在已故家人的墓地种秋海棠，据说种了秋海棠，坟地上不会再有蜗牛了（秋海棠有一定的抗病虫害能力）。在那里，人们青睐一种被称为“妖艳蔷薇”的秋海棠，她不仅花色艳丽，而且容易过冬，多作为阳台花卉。

秋海棠在中国有一种特殊的象征意义：相思和断肠。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和其表妹唐婉结为夫妇，两人

第二道菜是吃亏。在我们身边，吃亏、划算的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。一些人工作认真，且有业绩，但疏于与领导沟通，得不到提拔，吃亏了；而另一些人成天叫苦叫累，稍有成绩就摆功，且工于献媚、巴结，反倒得以重用，赚便宜了。

可郑板桥却认为“吃亏是福”。这句话人皆知的格言显现出郑板桥为人之道的高境界。据史记载，这是郑为朋友书写的一副联壁题头。内容是：“满者损之机，亏者盈之渐。损于己则利于彼，外得人情之平，内得我心之安，继且自安。福即是矣。”

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看到一些老实人吃亏了。但在很多情况下，有些人吃亏恰恰不在于太老实，而在于不老实。比如说谎，为了圆谎，不得不付出高成本，其实已经

吃亏了；斤斤计较，寸利不让，舍大逐小，赚了小便宜，其实是吃了大亏，失去的反而更多。因为这些人往往只关注同一个层面的选择，待猛然回首时，才发现自己已

经被对手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可见，能吃亏，损己利彼，是一种境界；肯吃亏，外得平，内得安，也是处世的一种睿智。

有识之士常说：“贪图安逸，不肯吃苦，无以成业；但求划算，不肯吃亏，难以立身。”某媒体刊文：“让吃苦者吃香，让有为者有位，不让老实人吃亏。”所以，吃苦、吃亏这人生两道菜，我们还是必须要尝的。

们有节奏地拍打玻璃盆里的水，穿着长筒套鞋欢快地在水池里跳起了舞，水花四溅；小伙子操起乐器随音

乐左右摇摆，激情四溢；远处一小伙手持一条粗大的绳圈，奋力抽打在水面上，溅起丈高的水花，如一把重音的鼓槌，把节奏 high 到了无以复加……这一章节，是快乐的，与其说是摇滚，是音乐，不如说是玩水，让观众的情绪与演员们一起，在这个水乡，痛痛快快地放肆一回。

接下来是弦乐四重奏与琵琶的演出，想来是为了表现中西方音乐的对话与融合。各种乐器的敲击声，此起彼伏……有大

段的大提琴低沉浑厚的轰鸣，顽强地在老宅子里盘旋呜咽，外面的河上偶有一条挂着红灯笼的木船闯入画面，倒很像电影插曲。不由得想起了《卧虎藏龙》，我猜谭盾是比较偏爱大提琴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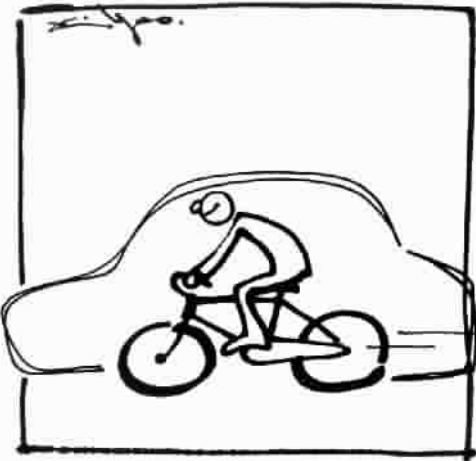
音乐最终还是归结到禅乐上来。男男女女的青春让这千年老镇焕然一新，女声欢快地歌唱朱家角。音乐渐慢，水花平息，行动渐缓，背后的玻璃幕墙再次打开，四位黄衣僧人赫然立于对岸寺墙边，手持白色灯笼。他们也是这场演出的主角。

水乐堂，真是一场难得的体验。

欣赏热播的电视剧《金太狼的幸福生活》，很引人入胜，可以说是年轻夫妻生活的活教材。

小米和金亮的婚姻生活，在一波三折、充满悬念和未知的前提下开始了。金亮的父亲金大柱卖掉了老家的老房子，为儿子在北京买房交了首付，婚后的小米和公公住在一起，金亮像灰太狼一样，疼爱着她，可是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般美好，小米和公公矛盾不断，金亮没少受夹板气，但很多矛盾都被金亮用“和稀泥”的方式消融了，可娘家妈王淑华和公公的矛盾让两人憋坏了！小米和金亮这对小夫妻觉得婚姻实在是太累人了。金亮的工作也受家庭影响，婚姻也亮起了红灯……

婚姻的成功与否，与夫妻相处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忘掉别人的“标准”，感受自己的幸福。

霜打后的大青菜，加自家腌的肋条肉、猪油做成的菜饭，真是好吃。猪油是菜饭烧好之后盛起来拌在碗里的。最好是农村里的灶头，好比喝茶要用紫砂壶似的，全都是为了锦上添花吧，灶头上烧菜饭，火是渐渐熄下去的，先是没有明火了，但柴还是火红的，然后火的颜色在柴上缓缓褪下去，正好是一个恰到好处

的焖饭过程，褪到人走茶凉的地步，菜饭就彻底好吃了。我以为市井里的菜饭是在煤炉上烧的，滋味要比灶头差一点，煤炉上烧菜饭，是很见功力的生活，菜和米混在一起，像是人流如潮的大街，有点杂乱无章，一不留心就夹生了。但我父亲是在煤炉上烧菜饭的一把好手，遇上他休息的日子，烧一顿菜饭，完了大家抹一抹油渍渍的嘴巴，连连称道。父亲就进一步摸索，使一道一步的步骤更加周到了。

父亲不操持家务，多干了一点活就没有好脸色给大家了。有一年冬天，父亲蹲在井边上洗衣服，洗完了一边晾衣服一边不开心，他说我为什么要生你们啊，这么冷的天，还要给你们洗衣服，真是何苦啊。我当时正好在做功课吧，其实不接话茬也就过去了，偏偏我从小就养成了碎嘴的习惯，我就抬起头说道，你这活太不对了，我们也不是打了申请由你审批了才来的，我们是在你没有征求我们许可的前提下，被你生出来的呀，但我们什么闲话也没说，按说理亏的是你呀，当时父亲很生气，将晾到一半的衣服扔在脸盆里，什么话也没说就回房间

里去了。但后来遇上吃菜饭的时候，父亲竟是很乐意地在井边洗菜淘米，这样的情形，仿佛一个不爱劳动的孩子，遇上了班级里的值日生，扫了一把地后，没料想第二天得到了老师的表扬，他就来了做值日生的热情，老是盼着扫地，一拿上扫把，竟会意气风发精神抖擞起来。

有一次，是寒冬腊月里了，父亲对我们说，今天中午放学回来烧菜饭给你们吃，今天我要在菜饭里放香肠的。

劳动人家家庭，吃菜饭已经是超出预算的项目了，再放香肠几乎是很奢侈的行为了，那一天的菜饭吃得我记忆犹新，现在说出来也不怕丢人了，一方面自己是尽量多吃一点，撑得饱了才依依不舍地将饭碗放下来，另一方面还很市侩地希望其他一起吃菜饭的家庭成员少吃一点，留下来吃晚饭了，还有菜饭吃。

只是之后没多久，我们家就换上煤气了，是钢瓶装的那种，差不多一个月，父亲就要去换一次，看到年富力强的父亲，扛着钢瓶走出门，一个具有烧菜饭一技之长的尊敬长者，因为煤气而沦落成一个苦力，真是得失寸心啊。

再后来我长大成人了，日子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发好过了，吃的东西也多起来了，灶头和煤炉在日新月异的城市里，几乎是看不到了，菜饭也渐渐淡出了，我就像一个辛亥革命以后的落第秀才，一方面随着人流走向新生活，一方面心里面还存着已经废除了的科举，想到菜饭的时候，总是有点失落的感觉。



和婉 陆游

元宵灯谜

石午忠

求爱要大胆

（四字口语）

昨日谜面：童谣（四字古典文学名词）

谜底：话本小说（注：别解为“此话原本就是小孩所说”）



七夕会 影音方圓